

西漢

4	0
5	9
1	6

郁齋古文析義詳解卷之八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晉安林雲銘西仲原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入關告諭

元

高帝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苛法不止此
其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言與秦民與
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此三章亦秦
餘悉除去秦法。盡去其苛吏民皆案堵如故。吏仍其職民



變置也。案堵如。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無
次第堵牆之安。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無
恐。害即苛法。與上文苦字相應。侵奪暴殘也。除害結上秦
法。侵暴結上案堵。無恐。單就非有侵暴上說。此言入關
之意。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東耳。言所以不即
軍霸上者，待與諸侯定先入關之前
約。再來關中為王，非舍此而去也。

凡取天下，全在收民心。關中經秦暴之後，忽聞高帝此
語，猶倒懸之解，惟恐其不為秦王固實情矣。厥後河北
除莽苛政，長安除隋苛禁，俱借此做箇粉本。原其始亦
從武王式閭封墓，散財發粟故事脫化出來也。文之簡
樸，如說家常話，然動人處正在於此。以其真懇耳。西仲

發使告諸侯擊楚

高帝

天下共立義帝。楚懷王入秦不逐，楚人憐之，懷王孫名心，
以為義帝。從北面事之。君臣之分，稟然。義帝實項
羽放殺義帝於江南。項羽使使徒義帝於長沙陰令衡山
項羽假手獨大逆無道。新罪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自
斥言項羽妙。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
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義帝既為天下之君，被羽所弑，諸
從之乃以大義硬坐諸侯王身上之意，併以示已非為
爭天下而用兵也。立言最為深遠。舊注自謙大非本旨。
此數語為劉項興亡關頭。高帝聽三老董公之說，詞嚴

義正使項羽負不義之名於天下以底滅亡全在此着
余嘗謂項氏初立懷王本是簡假高帝此番為義帝發
喪亦未始非假彼一牧羊匹夫何關重輕乃生前既能
為楚亡秦死後又能為漢覆楚於以見名義長存人心
不死也寥寥數言中具有千百言之味蓋理直不在多
言耳西仲

求賢詔

十一

高帝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

名資入知能所以今天下賢者句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思

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主既不能為周文齊桓已上

言賢不可不求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

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其平之

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長久奉宗廟所以為安利

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名亦所以成賢人之

游有屈已友士口角不言能富貴而言能布告天下使明

尊顯者以真賢人非富貴所能動也妙絕

求賢詔一

郭郭齋

知朕意

已上詔賢者之詞

御史大夫昌

周

下相國相國都侯

下

諸侯王御史中執法

中

下郡守

此布告

其有意稱明德者

賢者意必身勸

勸其為之

駕

使速之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書其素行年有而弗言

舉

免

發覺則尊

郡守官職

年老

癯病

勿

遣

但以上聞不必遣詣相國府

忍勞之也

此詔然守之詞

此與大風歌思猛士同意

但彼一味雄此則雄而細矣

開創只用才守成思及明德尤見分曉

西仲

此則雄而細矣

開創只用才守成思及明德尤見分曉

西仲

此則雄而細矣

開創只用才守成思及明德尤見分曉

西仲

此則雄而細矣

開創只用才守成思及明德尤見分曉

西仲

此則雄而細矣

開創只用才守成思及明德尤見分曉

西仲

此則雄而細矣

開創只用才守成思及明德尤見分曉

西仲

此則雄而細矣

開創只用才守成思及明德尤見分曉

西仲

此則雄而細矣

開創只用才守成思及明德尤見分曉

西仲

此則雄而細矣

開創只用才守成思及明德尤見分曉

西仲

此則雄而細矣

開創只用才守成思及明德尤見分曉

西仲

此則雄而細矣

開創只用才守成思及明德尤見分曉

西仲

此則雄而細矣

開創只用才守成思及明德尤見分曉

西仲

此則雄而細矣

開創只用才守成思及明德尤見分曉

西仲

此則雄而細矣

開創只用才守成思及明德尤見分曉

西仲

此則雄而細矣

開創只用才守成思及明德尤見分曉

西仲

廣祀詔

此親

十四年於今歷日

祀者

其廣增

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神其廣增

諸祀壇場珪幣

此祀官所祭者增珪幣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

報治大望祀不祈其福

事神右賢左戚先民後已

以親賢

以為民非至明之極也

洞察幽明之間理當如今吾聞祠

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

媿無走

夫以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

所以為媿不德與

其令祀官致敬無有所祈

明敬神之意

上不敏二字相應

廣祀詔

此親

十四年於今歷日

祀者

其廣增

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神其廣增

諸祀壇場珪幣

此祀官所祭者增珪幣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

報治大望祀不祈其福

事神右賢左戚先民後已

以親賢

以為民非至明之極也

洞察幽明之間理當如今吾聞祠

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

媿無走

夫以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

所以為媿不德與

其令祀官致敬無有所祈

明敬神之意

上不敏二字相應

廣祀詔

此親

十四年於今歷日

祀者

其廣增

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神其廣增

諸祀壇場珪幣

此祀官所祭者增珪幣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

報治大望祀不祈其福

事神右賢左戚先民後已

以親賢

以為民非至明之極也

洞察幽明之間理當如今吾聞祠

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

媿無走

夫以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

所以為媿不德與

其令祀官致敬無有所祈

明敬神之意

上不敏二字相應

廣祀詔

此親

十四年於今歷日

祀者

其廣增

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神其廣增

諸祀壇場珪幣

此祀官所祭者增珪幣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

報治大望祀不祈其福

事神右賢左戚先民後已

以親賢

以為民非至明之極也

洞察幽明之間理當如今吾聞祠

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

媿無走

夫以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

所以為媿不德與

其令祀官致敬無有所祈

明敬神之意

上不敏二字相應

廣祀詔

此親

十四年於今歷日

祀者

其廣增

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神其廣增

諸祀壇場珪幣

此祀官所祭者增珪幣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

報治大望祀不祈其福

事神右賢左戚先民後已

以親賢

以為民非至明之極也

洞察幽明之間理當如今吾聞祠

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

媿無走

夫以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

所以為媿不德與

其令祀官致敬無有所祈

明敬神之意

上不敏二字相應

廣祀詔

此親

十四年於今歷日

祀者

其廣增

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神其廣增

諸祀壇場珪幣

此祀官所祭者增珪幣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

報治大望祀不祈其福

事神右賢左戚先民後已

以親賢

以為民非至明之極也

洞察幽明之間理當如今吾聞祠

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

媿無走

夫以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

所以為媿不德與

其令祀官致敬無有所祈

明敬神之意

上不敏二字相應

廣祀詔

此親

十四年於今歷日

祀者

其廣增

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神其廣增

諸祀壇場珪幣

此祀官所祭者增珪幣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

報治大望祀不祈其福

事神右賢左戚先民後已

以親賢

以為民非至明之極也

洞察幽明之間理當如今吾聞祠

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

媿無走

夫以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

所以為媿不德與

其令祀官致敬無有所祈

明敬神之意

上不敏二字相應

廣祀詔

此親

十四年於今歷日

祀者

其廣增

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神其廣增

諸祀壇場珪幣

此祀官所祭者增珪幣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

報治大望祀不祈其福

事神右賢左戚先民後已

以親賢

以為民非至明之極也

洞察幽明之間理當如今吾聞祠

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

媿無走

夫以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

所以為媿不德與

其令祀官致敬無有所祈

明敬神之意

上不敏二字相應

廣祀詔

此親

十四年於今歷日

祀者

其廣增

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神其廣增

諸祀壇場珪幣

此祀官所祭者增珪幣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

報治大望祀不祈其福

事神右賢左戚先民後已

以親賢

以為民非至明之極也

洞察幽明之間理當如今吾聞祠

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

媿無走

夫以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

也福

君子禱而不祈。況帝王為神人之主。敬神亦所以為民也。三代而下。不明此理久矣。故詔內引先王。稱其至明之極。可與六經之言相為表裏。開口云犧牲珪幣。下只云增珪幣。不增犧牲。則犧牲仍如平日所供。而第以珪幣表敬也。是即晉悼公所以幣更之意。文帝節儉。此其一端。人讀此多不覺。西作

遺匈奴書

文帝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寒溫語

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

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

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名。○叙所餽

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

朕亦制之。

秦却匈奴七百里。高祖但以長城為界。故曰制。○點出兩國之為鄰敵。

使萬民耕織

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

漢以耕織為衣食。匈奴以射獵為衣

食。不相侵害。○高祖

今聞漂惡民貪降其趨。

漂惡邊民因貪

之制。本使各治其國。

漢利而降下。背義絕約。相暴虐。

忘萬民之命。

父子各離兩主之

其前此所為。然其事已在前矣。

不足記念。○歸罪邊民為單于

不相安。然其事已在前矣。出脫又連忙撇開一筆。以起下

文筆法異。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樣輕捷。

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叙來書之語而美之聖者目新，改作更始，使

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

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又將來書

之美意，申明一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地相接而匈奴處北地

番而極贊之。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地相接而匈奴處北地

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葉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驢。

悅故相恤而相遺，其物亦無過。今天下大安，出民熙熙。合言

分且加詔吏二字，立言俱有體。匈奴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又歸罪前此謀臣以小事啓釁，原離

號熱朕聞天不煩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

道。天覆地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

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

避危殆。方是不煩覆不偏載作用。上猶言鄰敵之國至此

直欲合天下為一家，上只言恤民至此，直欲把飛潛

動植之物無不周全而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天道無息，俱

後已俱是進一層說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釋置之不問也，漢之

不問匈奴人降漢章尼等亦勿問，所以朕聞古之帝王，約分

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指不食言也天下大安，又合言漢和親之

後漢過不先。將來若有敗約必不自單于其察之。遺匈奴二

林西仲曰。漢初與匈奴和親屢矣。然隨約隨背。入邊殺略。此書因前予書。而單于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而作也。書中一曰事已在前。再曰皆捐細故。三曰墮壞前惡。四曰俱去前事。諄諄以此為辭。無非慮其再加兵於漢耳。然帝王立言有體。貴於不亢不隨。起手提出高帝之制。而歸罪於漢惡之。邊民因而深贊單于之書。而追咎於失計之謀臣。見得漢與單于雖好。仍在無庸芥蒂。及說到合兩國之民為一家。顯然有王者無外之意。何等濶大。又知此約終不可恃。以漢過不先四字結住。不亢不隨。深得大體。

賜南粵王趙佗書

文帝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起句叙朕高皇帝則室之子。

棄外奉北。藩於代。明非呂后子。以便下言誅諸呂。道里遼遠。雍蔽樸愚。未嘗

致書。叙代郵向未通問之故。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提過二帝不費詞。

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諄乖也。他

漢自高后始。不便歸罪。致失大體。故總言諸呂為變。故亂法

其諄暴。又托為疾所致。是善於回護處。指少帝以取他姓子

不能獨制。乃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之罪歸諸呂。不斥言

也。高后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

故。不得不立。以辭讓。今即位。已上叙即皇帝位來歷。乃者

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隆慮侯即周竈

高后所遣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允其書中親昆弟在真

定者已遣人存問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脩治先人家為

守邑歲時奉祀即書中所未及者無不曲體前者聞王發兵

於邊為寇災不止高后時使發兵攻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

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

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已上叙仇前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即位之初致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

以介長沙土也吏言朕不得擅變焉以義論之祀制吏曰得

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吏言服領以南

王自治之以利載之粵土又不足重輕上既言使發兵之

惜吏之言生出兩意便可以度外包雖然王之號為帝號自

荒何等尊重有體文亦高古無匹武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

不為也已上言帝號不可兩立意只輕輕願與王分棄前

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棄高后時舊怨復通故使賈馳諭告

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仍歸到寇邊上褚五十衣中

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棉裝願王聽樂娛憂與苦心

應存問隣國與寇長沙相應

林西仲曰。篇中大旨。只是欲南粵王去帝號耳。開口自稱側室子。奉藩於外。一味以至誠感動。此易知也。然其中有許多斡旋。人多不解。其叙卽位云。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明帝位。不可力爭。豈宜妄竊爲末段爭讓二字伏案。其言待佗之恩。則以請無不允。求無不應。使佗知感。而佗前此擾邊畔。涉處忽。借定地。閭吏數言置之度外。謂非佗之罪。不當討。亦非漢之力。不能討。既出脫他人。又自古地步未方。提出號爲帝一句。不斥其僭。只言爭而不讓。仍閣起歸重冠災詳略中。無不得法。可謂大哉王言。

報文帝改帝號書

趙佗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

也。秦時爲龍川令。乘秦亂。平南越。自立爲王。此句雖述出身微賤。與帝書側室子聲口相應。言外亦有與漢本不隸屬

之意。高皇帝幸賜臣陀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帝

十一年。使陸賈與陀剖符。通使外臣。外國君長也。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

老夫者厚甚。已上叙所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

異蠻夷。讒臣伏下長沙王別異者。不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

金鐵田器。高后四年。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恐其爲賊具。此却加出田器二字。妙以有妨耕農甚高后之虐

也。馬牛羊卽予。予牡毋予牝。恐其蕃息。老夫處僻馬牛羊齒

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

又從馬牛羊想出祭祀來妙以開罪鬼神甚高旨之虐也使

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

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

謝罪之使俱不遣歸則既罪疑在不測而

風聞之事又無以審其虛實是漢於他已矣

吏相與議曰

復何所顧哉○已上叙所以不得事漢之由

今內不得振於漢外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

得事漢則倚漢為尊不得

事漢則當圖所以自尊一是更號為帝出於

不得已其託之史議與帝書問吏聲口相應

自帝其國非敢

有害於天下也

忙接此二語以明雖

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

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

其邊○因疑長沙王行讒致阬不得事漢故伐之不然亦不敢加害其邊也○北段申明上文非有害於天下且答來

書為寇災

且南方卑濕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麤南面君

不止句

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獫亦

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

因見絕于漢之後計南

不足齒數故更號為帝不然亦不敢以此自

老夫身定百邑

安也○此段申明上文外無以自高異句

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之面而臣事漢

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

先人指上文父母墳墓言其兄弟宗

族亦在內言已國雖大本可不必事

漢其所以甘為必臣於高惠兩朝者非畏漢威亦非懷漢德

止因先人在北恐阻絕遭斯耳○此段追叙高惠時事漢之

本心且答來書修治先人家存問親昆弟句因來書中有得

王之地不足為大等語故併作此自古地步之詞妙在另選

一段不與上文西甌開粵相較

便覺鋒刃不露此大作手也

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不得事漢則先人在此者皆不可開故雖當公樂之年而憂終不釋○此段追叙高后朝不得事漢之若以起下文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大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帝號去矣謹北面四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立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貢職納矣林西仲曰。趙陀乘秦亂定百越。稱王在先時。高帝以天下新定。重勞其民。故遣陸賈賜印使奉漢約耳。非裂地分之。而後得爲王。亦非漢力能討之。而故釋不討也。適呂后臨

朝。知其有懷中國之心。故有金鐵之禁。而陀遂藉此爲詞。

自帝一方伐長沙而敗其數縣。雖遣隆慮侯提兵征討。歲

餘不能踰嶺。則崛強難馴。何如觀其謂陸賈曰。使我居中

國。何遽不如漢味。此等語。豈久居人下者乎。此番之去帝

號。實賴文帝以柔屈之。細玩報書與帝書針鋒相對語。語

帶英雄氣。其叙高惠兩朝之爲外臣也。絕不作一句感恩

語。其意以爲不侵不叛之臣。在天朝羈縻勿絕而已。非猶

中國王侯裂地而封。角材而臣。可以苛責坐廢也。其叙呂

后之見絕而稱帝犯邊也。絕不作一句認罪語。其意以爲

漢加惠於我則我願爲臣漢不加惠於我則我便爲帝既稱帝之後何所顧忌終不能低首下心與南方寡弱諸王爲伍也且追叙前此臣漢之故原非爲漢威德可以臣我祇念先人墳墓兄弟宗族俱在漢地而彼時陸賈有掘燒夷滅之言姑藉此以爲曲全之計故當呂后見絕不得事漢以致風聞之事疑信相參所憂者此耳通篇布置此占却無數地步末止用復故號通使漢二語爲文帝之恩輕輕轉入改號咄然便止漢書稱其去帝號之後而帝制如故讀此可知或謂佗見帝書卽心悅誠服誤也

過秦論上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名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亦據也雍州今陝西固守有席

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方也四句總是一句然不如此則翻不起從左傳當是時

商君鞅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富脩守戰之備兵外連

衡而鬪諸侯使諸侯事秦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商君伐魏破之魏獻河西之地以和已上言孝公既沒

秦強之始史載孝公發憤脩政故首言孝公

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

卷之八
前
有自

之地收要害之郡漢中巴蜀三郡並屬益州膏腴士田良沃也要害山川險阻也。三方諸侯皆受秦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以一離六為橫以六攻一為從故橫曰連

從日合締結也。所當是時齊有孟嘗田趙有平原趙楚

有春申黃歇魏有信陵無忌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

重士約從離橫有弱秦之賢相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

有弱秦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趙徐尚宋蘇秦洛陽杜赫

周之屬為之謀定弱秦之計齊明東周周最周陳軫秦昭滑

楚樓緩魏翟景宋蘇厲蘇秦弟樂毅燕之徒通其意申弱秦之約

吳起魏將孫臏孫武之後帶佗宋同兒良魏王廖呂氏春秋曰王廖貴

者皆天下田忌齊廉頗趙趙奢皆趙之朋制其兵練弱秦嘗

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扣函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

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鏃箭之費而

天下諸侯已困矣按周慎觀王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出兵逆之五國之師皆

敗走言九國者甚秦之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事秦初

連衡次點合從三叙約從離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

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軍敗曰北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

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已上言惠王武王之強諸侯為懼秦謀欲弱秦為弱秦

卷之八
過秦論二
郭

因而攻秦乃攻秦之後忽變而事秦甚而延及孝文王莊
至於服秦朝秦形容秦之強處步步曲盡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及

至秦王始奮六世之餘烈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

而御宇內振舉也策馬策也吞二周東西而亡諸侯兼併

但二周之滅在履至尊而制六合天地四執極柄以

先非始皇事杖也威震四海皆畏其威南取百越之地

以為桂林象郡百越非一種也桂林象郡今日南自越之君俛首繫頸

委命下吏在六國之外極南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

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在六國之外極北之國服

其威如此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在六國之中有怨於秦於是廢

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燔燒也百家言經史之類以愚黔首使其永不

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墮毀也兵器也聚之咸陽秦都銷鋒

鑄鐻以為金人十二史記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

石石置廷以弱天下之民使其永不抗秦愚弱二然後踐

華戶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華臨不測之谿以為固

有可守之地去声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

誰何有可守之將士可守之兵器何以如此誰何者天下

已定秦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

世之業也

秦東有函谷關南有曉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曰關中金城言堅也史記

秦本紀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自以為一強不再弱矣

皇俱說攻至得天下後單說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

遠方也再補一句如引弓然而二字一篇

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

陳勝字涉陽城人秦二世以敗甕口為牖也繩樞以繩繫戶樞也氓隸

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戍漁陽之徒至賤也

才能不及中人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

范蠡之陶自賁擬王公故富稱陶朱倚頓無德服人無財聚眾

足行伍之間而偶起阡陌之中

率罷散之卒將數

百之眾轉而攻秦

無精銳眾多之

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也無利兵軍容天下雲集響應

如雲之集如響應之

景從

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止陳涉一人實涉為之倡故獨表陳且夫天下非小弱也

涉已上言秦之亡出於秦所不意應篇首增函雍州二句陳涉

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

言其險固昔儘可自守陳涉

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諸侯鉏耰棘矜非鏃於鉤戟長鎗也

抗敵也應上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

九國之師也

抗敵也應上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

嚮時之士也

應上六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

與六國

郭郭齋

過秦論四

郭郭齋

戰量一番其勢力遠甚而功反高若此。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日而語矣。又再提起六國昔日之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崑崙函為宮。招舉也。天下九州秦有雍州一入秦以一隅之地偏能攻取六國。夫作難陳涉為首倡。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秦王子嬰為天下笑者何也。却易攻者極易守者反不。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天下當逆取能守此却有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而順守秦以力攻亦以力守而不施仁義不知攻守之勢不同所以取亡。全篇結穴在此。秦論乃論秦之過三篇中惟此篇最為警健秦之過

止在結語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二句通篇全不提破千迴萬轉之後方徐徐說出便佳從來古文無此作法尤妙在論秦之強處重重疊疊說了無數纔轉入陳涉又將陳涉之弱處重重疊疊說了無數再轉入六國然後以秦之能攻不能守處作一問難迫出正意段段看來都是到水窮山盡之際得絕處逢生之妙此等筆力即求之西漢中亦不易得也。西仲

賈誼

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

若其他背理

進言者皆曰天下

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

處愚與諛雖不

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勢全未安。本末舛逆。首

事全未治。此進守
者之非所以可爲痛

哭流涕長大息者也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數其因陳治安

之策陳其所知試詳擇焉已上言所以夫射獵之娛與安危

之機孰急一身之樂與天下之計當擇其孰為緊要而從事舊計文帝好射獵故提此事引人使為治

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為可也為治若無可樂則樂

與今同為時原不減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

匈奴賓服四荒嚮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而加之三字直貫

策內所言治大數既得大數猶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

感理太平有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君德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

漢無極舊註顧成廟文帝生時所立其制簡朴指顧而成之

為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治

者德在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為治者德立綱陳紀輕

重同德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

而安至明也為治者德及後世又從上文有德二字分以

陛下之明遠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可素陳於前願事無忽具為治之資素預也已上為臣謹

稽之天地自然之往古已然按之當今之務當然日夜念

此至熟也非一時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非一

愚見。已上言所。
陳之策至當不易。

林西仲曰此全策冒頭以治安二字作線其結穴全在知
治體蓋當時大臣多從披堅執銳中擢居上位於治
未必洞悉無遺以戡亂致治本領不同故也全策中皆所
以明治體其開口突說出痛哭流涕字樣似覺駭聽然范
睢說秦王亦云大王之國危如累卵得臣則安諠去戰國
未遠且少年習氣未除不自覺其為唐突耳中段叙治安
之效竟把死後說了許多而帝亦不加譴何風之古也後
世奏疏絕不敢為此言讀此不但整節亦神往矣

治安策一

賈誼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固強固也。此下數被其殃下疑

必反不。上數爽其憂。必討不能自安。則甚非所以安上而

全下也。已上泛論。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王高帝子

反廢。親兄之子西鄉而擊。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濟北王聞

陽伏。今吳又見告矣。吳王濞高帝兄子。天子春秋鼎盛

也。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已上舉三國。况莫太

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因三國之事知他國之大。然而天

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

言目前所以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

事不即反之故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

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

異淮南濟北之為耶言數年後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

不治待其既亂而後求治既危黃帝曰日中必熒音倫操刀

必割引二語明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全安即上文不

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墮毀也抗到抗豈有

異秦之季世乎季世末世也應上文被其殃與其憂句

之屬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

以亂為治憚字根不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

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根天子之位

子之位尚能乘時假設天下如曩時高帝淮陰侯尚王楚

匡谷一設難韓信為楚王人告信反高祖用陳平計乃為遊雲黥布王

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因執之赦以為淮陰侯張敖王趙貫

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此韓信乃故韓王張敖王趙貫

高為相張敖嗣父盧綰王燕陳稀在代陳稀以趙合此六

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

以知陛下之不能也根乘今之時句來六七公皆異姓天

下淆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起非有八室之勢以豫帝之也

非素有上下定分以相臨如卿大夫之置諸公幸者廼為

側室也席藉於身下者也舊註支離可笑諸公幸者廼為

台文

治安策二

郭不齊

實高相趙謀弒武帝

中涓其次厯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伏下角材而臣之句。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同德。惠至渥也。渥厚也。伏下。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七年高帝五年至十一年九起。謂五年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臧荼七年。韓王信與匈奴反，太原高帝自往擊之，八年高帝之東垣過柏人趙相貫高謀弑帝，事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十年八月，陳豨反，代地樊噲將兵擊之，斬陳豨。豨反時，燕王盧縮使人之豨所，與陰謀，樊噲周勃將兵擊之，縮亡。人匈奴十一年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復梁王彭越謀反，廢遷，置復欲反，遂夷三族。秋，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斬布。既角材而臣之，宜畏其威矣。以身封王之宜，懷其德矣。其反者，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校角。

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自天下淆亂，句至此言文帝當然尚也。有可諉曰疏也。諉托。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高帝子。元王王楚，高帝弟。中子王趙，高帝子。幽王王淮陽，高帝子。子名共王王梁，高帝子。靈王王燕，高帝子。厲王王淮南，高帝子。六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六七貴人皆同姓諸侯，王襲三設難。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言王皆謂與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分，無不擅爵人赦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意見下文。

古文 卷之八 後 有年

死。皇甚者或戴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

厲王者。不軌不修法度也。令之不肯聽。不服教。召之安可致乎。致至也。

應召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圖視而起。亦不應召。

敢加罪。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

胸矣。澤勇也。馮敬。馮無敵子。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為刺客所殺。臣不敢言。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君不得聞。自若此。諸王句至此言。文帝當六七貴人。無恙時。不能為治。

之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總言異姓同姓諸侯。王必至於危亂。

之勢。收拾上文。以起下。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指韓彭。又不易其所以然。前此不變其同姓。龍是跡而。

動。既有徵矣。指淮南。其勢盡。又復然。今此亦仍其殃。既之。

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自必危。何至此。言諸侯王之封國。不為之變制。殃。

禍。不知移與誰受。即今不安。後何以處此。屠牛垣者。在。

世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

也。理解自然。至於體髀之所。髀上曰體。兩股。非斤則斧。其。

骨大故須。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德澤有加。二句。權。

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髀也。釋斤斧之

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

勢不可也。此段引喻。待諸侯王。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

古文 卷之八 廿二 治安策四 郁郁齋

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
王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
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故
君吳楚功少而最定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
封長沙然也此據舊事而論諸侯王之反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
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樊會封舞陽侯鄴商以父食其
侯頡陰令信越彭越之倫列為徹侯即通而居雖至今存可
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
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

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一篇關健在此一句

力少則易使

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

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附一策

割地定

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

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

以其所

即分而封其子孫是象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

建諸侯而少其力妙著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

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為國多而子孫少者處置諸侯之
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

之諸侯王有罪見黜其地既削入漢省則遷其侯國以爲郡縣若念其先世應封其子孫爲嗣者亦以他處之地煇數償補。又爲既絕侯國處置舊註濛混不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二業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士無誅伐之志上無相疑之勢所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三業法立而不犯以安上全下也行矣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沈寗菴云利幾高帝封爲潁川侯高祖五年召之遂成出史記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反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四業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幼君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君未

按春秋胡氏傳古者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疑古有此禮植立也立遺腹之子而以君所當服衣表委之於位受群臣之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五業一動而五朝也舊註純繆可笑總收一句憚字天下之勢方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與上憚字相應病大瘡腫足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仙同一二指搐搐動而身慮亡聊居常屈伸不便偶動則痛此身何所賴焉此段從上文身使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良醫不能爲已喻及今不爲變計後世病非徒瘡也又苦蹇盤脚掌反背不可行也又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王今之王從病腫上再推入一層王惠王親兄子也襄今之王者兄子之者從弟之子也嗣

子也

王側

親者或忘分地以安天下

無以為

疎者或制大

權以偏天子

暗指從弟之子兄子之子皆據大國此處

親疎此單就同姓

臣故曰非徒病痼也又若踈隘

大權踈隘喻

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賈太傅政事疏語語皆可誦法其最切於漢朝國勢之

大者莫如痛哭一策劈頭云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一句

是其利病關頭中段云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一句是其

處置要着人亦知之但其行文反覆處曲折盡態讀者

多誤認為異姓同姓之國一齊變置不知孝文時異姓

治安策三

賈誼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

偏諸古謂之車馬裙緣飾

也閑膏

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惟祭祀方服燕閒亦不常服貴

之至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

則為婦女常服可知

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縠

以偏諸美者黼黻

縠縠紗也紈素也縠縠衣也

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

賈嘉會名客者以被牆

則為富人大賈常服可知

古者以奉

一帝一后而節適

用之有節而適其可

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

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承上言其奢且帝則費多財盡

之身白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

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音喘。因文帝節儉又承上言其僭則上下顛倒夫百人

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

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

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

毋動為大耳言因奢致屈之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

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言因僭致舛之害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此段止言其弊而不言救弊之策蓋革奢僭在於移風俗移風俗在於張四維張四維在於定經制故下

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分室家貧而居家貧

子壯則出贅婿於他家二句皆不借父穰鉏慮有德色母取

簞簞立而諄語子有在家未去者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

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稽曉視也新書作晚舊註非婦有其

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言商君用秦之後俗敗至此

然并心而赴時猶日魔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

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

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

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已上言商君不

并心進取及得天下之後猶不知改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

以致大敗成亂不旋踵而為漢所滅

改秦之風。俗猶存。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所赴惟計利與否耳非顧行。今其甚者殺父兄矣。比秦俗不顧父母尤甚盜者剽竄戶之簾。奪兩朝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剽割取之也。顏師古謂陵上之寢兩朝高惠廟也。此秦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富民之假飾名者出錢穀以取高官公然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九敗壞風俗之甚。○把此輩列在殺盜之後。罵得痛。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殺盜乘傳之人。大臣未經耳聞目見。以為

偶一有之。不足為怪。○把舉朝大臣盡行罵殺。按漢書天子議以訖在公卿之位。終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蓋緣誼平日不放此輩在眼中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然此輩實不堪放入眼中。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刀筆筐篋皆為簿書之具。大臣以為大故者此則俗吏所務以塞責者亦此耳。風俗敗壞。惟在朝廷一人自憂也。○又把天下俗吏盡行罵殺。蓋此輩亦當得罵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

為寒心哉。引証其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當自憂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姦人指殺盜及乘傳者以逃罪。得官為冀幸。上下之間以四維不足貴為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風俗之壞益甚。易俗全在於此。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行之難。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林西仲曰。二太息。總是正風俗其作用處。總是定經制前。

段服飾奢僭。亦出於不明禮義。廉恥之故。因而不顧父母者。利與禽獸等。甚至為殺為盜。不可救止。皆必至之勢。而矯偽之徒。且出錢粟得官。風示於郡國。使天下之人爭以財利為榮。而不以行義為貴。此尤風俗之憂也。但念當日大臣以簿書期會為大。而不怪俗吏以刀筆筐篋為務。而不知不得不責備。到孝文身上。孝文乃以德化民之主。節儉為心。固有志於移風易俗。其所以不能者。特以經制不定耳。故毋動為大。四字為孝文一生大本領。亦即孝文一生大病痛。末段以人之所設。不為不立等語。破之。不但漢

代救時藥石亦萬世致治龜鑑也然從來賢君必需察相
相資有成乃僅以簿書期會之間為大故又不但漢代公
卿為然即後世亦無不然矣噫

治安策五

賈誼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
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

也已上言凡人所以謂禮不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

先王勅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

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以刑之當用然而曰禮云禮云者

豈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暴而不自知

也有禮民自不至犯法所以不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無訟乎引証承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定其當用取

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講應於外矣。

用不用關係於國祚所以當審三句一篇

之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

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

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

所以非一日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

以德教禮所自出或毆之以法令刑所自行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

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

應也。禍為危之根禍為多之本哀所以怨背樂所以和親上只就民情微安危此又從民情所感處自成其為安危

更深一層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

德行六七百歲而不失。安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危

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應

審取舍句。已上言人主於禮刑二端當擇所用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

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

所置之。情指上文哀樂言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是安而德澤洽

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則安矣此天下

所共聞也。在遠代日聞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是危矣德澤亡一

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則危矣

此天下所共見也。在近代日見是非其明效大驗耶。已上又根

之情與湯武秦王之得失言天下安危後皆人主自行位置不過禮刑二端之間人之言曰聽言之逆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未以破論收綴不言長太息而長太息之意已在言外

林西仲曰開手分別禮法即本夫子政刑德禮之說而剖晰入微中間分別取舍安危且引湯武秦王為証至說到民之哀樂能為禍福之應最為精深皆非世儒所能道也久安長治之策莫切於此其行文警拔中又有秀腴之態曲折呼應備極自然舉業家多竊其詞數見不鮮恨甚

治安策六

賈誼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先設故陛九級上廉

遠地則堂高廉階陛九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

陵理勢然也解堂所以貴高之故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

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

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解人主所以能尊之故里諺曰欲

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又引喻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

況於貴臣之近主乎解貴臣所以不廉恥節義以治君子故

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

遠也。收上貴臣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

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人正門則趨。君之物猶敬之如此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收上人主

一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像先遠離其不敬君之意如

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節禮義廉恥以治君子作用今

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收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

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剔。笞僇棄市之法。入

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大臣

朝然則堂不亡陛下其尊可被戮辱者不泰迫乎投矣廉

事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大臣

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大臣

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大臣

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大臣

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大臣

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大臣

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大臣

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大臣

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大臣

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大臣

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加以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言其非法。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則死耳。見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言其非理。已上申明大臣殺迫非豫遠不敬之道。有賜死而無戮辱者怒其太無以成人主之尊也。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變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引証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之效。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

自爲也。頑頓無恥。集詬亡節。集詬無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自也。苟若而可。若順也。以犬馬官志分也。故見利則逝。往求見便則奪主

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挺取也。乘其敗而取之也。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

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

於此。非人主之利。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

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勢不能勝。已上痛發大臣有徒隸無恥

之心。卽爲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

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因無

可以光祭祀。非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

不能潔其守。古文析義卷之八 卅三 策六三 鄧郁齋

不修。因無可以作防閑。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非不能正其家。
不職。因無可以供倡率。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罪名猶未。非不能肅其體。
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總上三罪坐廢者。曲全其名如此。故
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罪不止坐廢必不聞譴呵則白冠。能遷就為諱者。
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繫引而行也。喪冠以毛
作纓。示居憂無飾也。水取其平。劍取其決。請室。請罪之室。自往請罪。欲得其平而自決。此未定罪之時也。其有中
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繫而加也。解弓弦而自縊。不施絞刑。其有
太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白。裁上不使摔抑而刑之也。
以罪大自知有負於國。屈伏自刃。不施斬刑。持其髮。抑按也。此皆既定罪之時也。○三項皆有賜死而無戮辱之事。

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總上三項。揣人遇之有主待大臣之意。

禮故羣臣自意。

即上文自好。

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

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

施厚必得報。

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

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

化久必成俗。

故父兄之臣。

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

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

衆志。

成城在域。謂之物在人。謂之志。可以相比。制藝多。彼且為我。

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

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
 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人主收其各盡死力之效此厲廉恥行禮義
 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已上痛發以禮義廉恥治君子不加刑者所以體貌而厲其節節以固主
 上之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尊也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林西仲曰以天子之尊說起不戮辱貴臣所以成主之尊
 亦所以厲臣之節此其本旨隨引二世作証用數習字呼
 應發成主之尊一段又引豫讓作証用數遇字呼應發厲
 臣之節一段看來又是步步啣接一滾而下如天衣無縫
 此其筆力之高處然學者當尋出脉絡不可囫圇讀却

論積貯

賈誼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
 嘗聞富而後可教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
 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生財之道與量入為出之法容不得
 絲毫同義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以無絲毫今
 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趨末者亦必食注
 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大害乎殘賊公行莫之
 或止無以大命將泛莫之振救也大命國家之命泛作更覆禁之生
 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財產何得不蹙蹙弱也以物力屈
 而無蓄積者坐此

○已上言天下貴有畜積而不能得畜積之弊。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治天下非一日宜有三年九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官廩民食皆無餘餽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既聞耳矣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惡曰也入收積也不顧爵之既聞耳矣。可賣子之可變急欲救死也其情達於安有為天下陷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貼危欲墜天子之耳大命將泛句。○已上言漢無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畜積甚為可懼當預圖也。聖人之世亦不能無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之矣而無饑安可不謀所恃。胡以相恤。無畜積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以賑濟之。無畜積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男力者聚徒而衡擊。奪人為糧餓罷夫羸老易子而敵其骨。人且相食○易子出左傳敵骨云者言所易之子亦皆饑瘦無肉可

啖也。慘甚。政治未畢邇也遠方之能疑者竝舉而爭起矣。疑舊計牽強武也。此時法令必不能盡行無阻其遠。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駭字與上驚字相應○已上言畜積不肯早圖及大命將泛時雖欲圖之而不能也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關係在此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即有卒然之患足恃為備所以為大命。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無一夫不耕矣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趨末者少食者亦不衆無殘賊之公行矣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物力不屈時產不蹙民不陷危亦無遠方竝舉而起者所以為樂其所○已上言畜積之足恃且陳所以有畜積之策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

下惜之。民皆足謂之富民受治謂之安虞虞舊註危應上附危意與燥同。又以為能為不為致惜望文帝必行也。
 林西仲曰。按漢書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故誼以此為言。於是上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則是篇實根本之談矣。大意謂畜積所以備凶荒之急應軍興之用全在究圖於無事之日不能取給於有事之時而究圖之策又在重農抑商禁滂食之民使之併力於南畝也。漢法以力田應選舉而禁錮賈人不得為吏亦即此意厥後紅朽之效皆基於此漢治所以為近古有天下者不當書置座右哉。

屈原賦

選有序不入賦類為文

賈誼

恭承嘉惠兮。埃罪長沙。蒙君恩為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汨羅

託湘流兮。敬弔先生。不能親詣汨羅遭世閔極兮。乃隕厥身。四字是一篇之綱

此段自叙用屈來歷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應鵬賢聖逆戾兮

伏竄兮。鴟鵂翔。闔茸尊顯兮。讒諛得志。應鵬

方正倒植兮。應鸞鳳。以上言謂隨夷濁兮謂陷踣廉

言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就才能吁嗟默默生之亡故兮

如此惟有默然自恨此生何故為有品有幹棄周鼎寶康瓠才之人也。以上言是非顛倒之不祥

今康瓠瓦盆底也騰駕罷牛。驂蹇驢兮。小人當驥垂兩耳服棄君子用小人

鹽車兮

君子處下僚

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

薦藉也以貴役於賤勢不可與久處以

上言用舍顛倒之不祥

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

離羅同此句總承上文與上面逢時二字相應

許曰

即亂詞

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

憂思亦無可告訴

鳳縹緲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

伏下文遠

襲九淵之神

龍兮沕淵潛以自珍

伏下文自

側螭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

與蛭蟺

螭似蛇害魚之蟲二句承上神龍來言龍既背螭獺以獨處豈肯與蝦蟇蟺為侶乎

所貴聖之

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乎犬羊

遠濁世而自藏不常受人係羈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

辭自取歷九州而相其君公何必懷此都也何國不可仕乃

走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

喻歷九州遇賢君則委質見細德之

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

喻歷九州遇暗君則又往他國也增擊增益鼓譟之力

喻初言伏竄喻在國不見用再言高逝喻去國當彼尋常之自由未言覽德喻他適亦當選擇行文妙有次第

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

喻楚君必不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君既不能用而又係羈不去則大才自制於螻蟻制於小人自取其禍必然之理也哀哉

林西仲曰此賦悲愴處全在劈頭數語曰恭承嘉惠兮竢

罪長沙夫既弔古人矣反先自叙明其不竢長沙必無

此一弔也曰仄聞屈原兮自沉汨羅似前此俱未之聞至

今日而始聞者然蓋前此所聞不過以故事置之雖聞如

不聞也。至今方學曠世相感千百年來只求得此副來已
卽謂始聞可矣。鸞鳳伏竄諸語彷彿懷沙卜居之詞以古
人問古人謂誰明原乎謂誰誦原言以自明乎若不可辨
其曰歷九州以相其君公何必懷此都也人皆以原係楚
宗室義不可去謂誰不知原之心然離騷遠遊諸篇原曾
自述其志蓋所素聞第以負長才而不見用偏值天下一
家之世恨不能如原之時列國分域可以任其所適此意
不敢明言聊借古人以自寄耳非以此責原也與東方曼
倩答客難同義從來未經拈破

言兵事書

洲

量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鹵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人則大利總叙
匈奴侵邊無有能禦作案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
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單舉隴西受困之甚處引起下意竊聞戰勝之威民
氣百倍壯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哀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
匈奴矣皆敗兵之卒民氣破傷亡有勝意宜沒世不復矣今茲隴西之吏
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
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
隴西却能反怯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
爲勇以立功名

以勝敗在將。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不在兵斷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以離西一處之勝敗，現之則諸邊可知。

已上言邊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器將當擇。便用二曰卒服習，訓練三曰器用利。兵無誤，三者良將所必知，可以應人君之

擇者，兵法曰：丈五之溝，言坎之漸車之水，言窪之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歷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以涉歷不利，于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

馳突故兵十不當一，以利于馳突其力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以勢有所隔，非兩陳相近，

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以進退短不能制，及故萑葦竹簫，草木蒙龍，枝葉茂接，此矛鉞之地也；長戟

二不當一，鉞短矛也，以軍有蔽阻，遠不能見故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以倏忽挨近，矢不能施，六節解上得地形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及，避難不果，前擊後解，與

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一，此節解上卒服習，用韻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

語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省視兵械也，此節解上故兵法曰：

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

反証器用利

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

反証卒服習

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

反証用兵臨戰合可之

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

反証良將不四者兵之至要也

四句。已上申明將之所以為良者在乎知兵人君不可不擇之意

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

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

之形也以蠻彝攻蠻彝中國之形也

此泛論知兵者又不可不知險知已審所以用

兵之術奉上安邊境句以起下文乃篇中正旨也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

山陬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

與猶對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

中國之騎弗與也

乘馬日騎風雨罷勞飢渴弗困中國之人弗與

也此匈奴之長技也

所以謂之與中國異

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

匈奴之衆易撓亂也

勢之雄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

弗能格也

械之良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

匈奴之兵弗能當也

陣之整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

箭木薦弗能支也

材官騎射之官革箭皮鎧也木薦板備也技之精下馬地闢劍戟

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

步之健此中國之長技

也

中國自有中國之能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

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

術也

長技既多於匈奴又加以十倍之兵有可取勝之勢

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

爲小以強爲弱在倂仰之間耳。應上小大異形強弱異勢二句言得其術則以強大之敵爲弱小不過在轉移間言其易也。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所以爲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以敵之強大爲弱今降胡義渠蠻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因其有匈奴之長技復濟之以中國之長技使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不拂其性不離其心而卽有險阻以此當之用匈奴之後以中國之兵法用之匈奴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用中國之長技以當匈奴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復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應上險易異備句

長技復加以十倍之衆決無凶危之患。此險易異備妙術能使匈奴以大爲小以強爲弱者也。已上自小大異形句至此較量中國匈奴材藝之異以變夷攻蠻夷爲安邊境之實著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裁擇。以上書之意結

林西仲曰此言用兵安邊之策洋洋纒纒迭出不窮細玩止分三大段首言匈奴侵邊雖往往得利而去其實非不可禦以隴西累困之後將吏猶能立功如此則勝敗在將可知惟擇良將則邊境可安此第一段之旨也次言良將必知臨戰合刃之急在於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三事地形不得卒不服習器用不利雖多不能敵寡爲兵法之大

戒所以良將當擇此第二段之旨也再言用兵安邊又有
異宜其要著在於以蠻獫狁蓋匈奴與中國各有長
技彼利於險阻我利於平曠若將降胡義渠蠻獫之來歸
者因其有匈奴之長技而濟以中國之長技用之於險阻
與我軍相為表裏所謂險易異備萬全之術此第三段之
旨也然第一段將吏之制制字即為第二段三事伏脉第
二段三事即為第三段險阻平地明約勁弓利矢等語伏
脉前後穿插照應備極周匝不但措詞之雅瞻智囊之稱
安得不擅撈里疾之美哉

論貴粟

淵

晁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
開其資財之道也含下因地利而用民力之意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

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捐棄去瘠

羸病已上言聖王開資財之效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禹湯

避讓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

餘利承上民有餘力承上民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

盡出也地所以有餘利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所以有餘力

為民開資財之道民貧則奸邪生民貧根畜積未及匈奴奸邪貧生下文盜賊逃亡俱在內

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推出民所不農則不地著地著者
 他徙也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
 重刑猶不能禁也又推出不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
 於食不待甘旨急不暇擇饑寒至身不顧廉恥急不恤人情一日
 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急不夫腹饑不得食膚寒
 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迫於飢
 不能地著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
 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務農是通篇綱領已上
 為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承上

趨起下文五穀金玉二意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
 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
 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
 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眾貴金玉而不
 貴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與可
 海內句數石之重中人弗勝與輕微易藏不為奸邪所利
 對看與盜賊有所一日弗得而饑寒至與饑不可食二句對看
 勸二句對看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已上把金玉五穀並
 穀實不當賤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較以明君知所貴賤
 得牧民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甚多其能
 之法

耕者不過百畝。為產有限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得利有限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事田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事公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田事公事時時勤苦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兼以私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困於天時則收穫少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迫於苛政則費用多當其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有現穀之時則賤賣以應急用於無則稱貸于人而償加倍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伏下文商人兼并農人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與取倍稱小者坐列販賣操

其奇贏。贏獲利也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與半價而故

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

與四時勤。苦對看有阡陌之得。與耕百畝收百石對看因其富厚交通王侯

力過吏勢。與急政暴虐三句對看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

堅策肥。堅好車肥好馬履絲曳縞。與賣田宅鬻子孫對看此商

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二句總上文今法律賤

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

主之所賤也。商人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農夫上下相反好惡

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已上承上文言商人富貴農夫貧賤如此非國家重

農抑商之法律不可不為變計之意。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已下為務農設

策全篇扼要在此。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縣官要在此

也。此所謂以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漂。漂散也。粟有所

散則粟貴而農人有錢。可無半價而賣之。苦商人亦不得為兼弁之計。

夫能入粟以受爵者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損貧民之賦。則農夫無急政暴虐。賦歛不時之苦。

應上文。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以取有餘。供上用故。二曰

民賦少。以貧民之賦可損故。三曰勸農功。以農人有錢。粟有所漂故。今令民有車

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車騎馬謂馬可備車騎之用者復卒三人謂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

為卒者復其錢此

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復為卒

因有益十武備

當計現行事例也

故復以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

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

承上文

雖有武備必藉粟以為守

則人粟之功尤多於納馬。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

五人夫五

迺復一人耳

復卒又少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

遠矣

總上文已上又把納馬事例與爵者上之所擅出

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

免罪人之所甚欲也

上下取予皆無盡之

使天下人人入粟

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又可為邊防計。應

土文廣蓄積

農事為國本而使民務農自是確論且叙五穀金玉貴賤及農商苦樂處無不曲盡但為粟賤病農欲使有所散是矣而以粟拜爵贖罪究竟為富商之利何益於農徒輕名器發法律佐國有限害治無窮故貢禹言風俗敗壞皆起於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此則其計所不及也余以為井田既廢之後總無善治蓋井田有經界限制一夫受田豪強不得兼并民無甚富亦無甚貧自不至為非分之事然後可以扶廉恥敦教化今井田必不可復求治者或倣古選舉力田孝弟并遵漢文帝禁錮賈人及吏坐贓者不得為吏之法庶幾於重農抑商之意稍有合乎然一法立一弊生欲求三代之治總不可得也西修

令二千石脩職詔

景帝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器用華美有妨耕作錦繡纂組害女紅者

也纂赤組也綴條曰組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

之原也推出一層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又推出一層

勤儉之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務

獎引起農蠶不受獻減太官少府屬有太官主膳食省徭賦無勞費傷害欲

為倡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免民強毋懷弱衆毋暴

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攘取也六十曰耆遂成也免

民為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小災害耳遂無蓄積至此平日必有為民

害或詐偽為吏以詐偽吏以貨賂為市及為吏則漁奪百姓人為吏侵牟萬民漁言若漁獵之為也牟取也民之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姦法姦法因法而作姦也與助也漢奪侵牟即與盜等罪不容誅縣丞乃為吏之長受祿千理當執法亦賣法為姦受吏所取貨賂猶助盜為盜殊非設長吏之意也已上言蓄積見奪之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察吏不事官職耗亂者指姦法丞相以聞請其罪分之法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主意是察吏安民以侈靡有妨農桑泛論作旨隨自言節儉為民蓄積禦荒之計轉人應有蓄積而無蓄積實平口為吏所奪因歸咎於長吏撓法受賂有負官守令二千石察奏處分看來許多曲折坊評憤憤可笑西仲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武帝

公卿大夫

指御史大夫相國諸侯王等皆與議大臣請高帝求賢詔使知所使總方略猶壹統類壹猶齊也所轄廣教化美風俗也六字一篇主

大臣先提一筆為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教化五

下文議罪張本帝三王所繇昌也風俗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

欲以五帝路三王自期故旅耆老旅敬之復孝敬復免其選豪俊講文

言通行廣教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化之方略言自已廣教深詔執事指郡興廉舉

化之方略孝言通行廣教庶幾成風紹休聖緒期于美風俗追五帝三

廉本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以地小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不以人少。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究推而行而無賢。廣故無。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即有可薦。亦不二千石可薦。官長紀綱人倫。總領郡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勵蒸庶。崇鄉黨之訓哉。幽隱見所不及也。風俗美則土道行於鄉故。舉孝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此詔公卿大夫議罪之詞。概立論。蓋舉直化枉。聖人之訓也。開口即以教化風俗。坐在議罪大臣身上。詞意切峻。坊本全不解了。悞人極矣。

下州郡求賢詔

察茂材異等

武帝

蓋有非常之功

使絕國

必待非常之人

茂材異等。非

馬或奔蹏而致千里

奔馳也。蹏。踢也。奔蹏者。乘之即士或

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累。疲累也。負俗。謂被世譏論也。夫

泛駕之馬

泛。覆也。即。覆字誤讀便音販。泛駕者。言

士跡者。跡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

亦在御之而已

御字便

取長作用在內。自己先說出本領來。妙古

其令州郡察

吏民。止言察不言舉。以有茂才異等

故稱茂材異等者。超

等軼羣。不與凡同。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絕遠之國。謂聲

也。應非常之人

非常之功

茂材異等

求賢詔

跡弛之士

郝郝齋

功常之

覲定非常二字把平日所云賢良方正及力田孝弟等語盡情閣置一邊與高帝歌大風思猛士同一氣槩同一眼孔真知人善任使之言也余嘗歎古今用人多拘常格埋沒了無數英雄試問西河守貪而好色淮陰少年無行曲逆反覆受金果可以常格拘乎善哉宋末周九齡也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州郡以人事君當奉詔之時亦宜持此平心之論方能察之不徒貴鹽別之情也。西仲

廟殿火災對

董仲舒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

記前事為後鑒

是故天下有物

物即下視春

秋所舉與同比者

同相似此相合

精微眇以存其意

精猶研也

通倫類以

貫其理天地之變

災

國家之事

應

粲然皆見

一無所疑矣

此上

下文引經

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

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

斷災之意

季孫雖重魯君雖輕

就政

其勢

可成也

伏下文

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

僭

天

子

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

季氏

見舉徵而後告

可去此天意也

徵驗於外即惡熟也

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

宮釐宮災釐經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

爾恒貴而不義二宮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天又

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僭禮之制親盡之廟天皆

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又括上文

季氏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

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所以見逐至定哀乃見之其時可也不時

不見天之道也已上俱釋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

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點出廟其不當立久矣

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上文從天意天語

緩緩說到時字此

處即忙接時字却緩緩說到天昔秦受亡周之敝而無以化

語天意去此作文布局定法也諸侯強大於外而周亡貴思

之漢受亡秦之敝又無以化之專權於內而秦亡化變計也

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流弊至極猥難治甚矣

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眾所謂重難之

時者也法碍於恩所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

可憂也總上文落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

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別無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

甚者遠正遠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乃可化亡周視近

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

迺可云爾化亡秦之敝○說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
 災燔之况諸侯乎出許多天話奇絕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燔災之况
 大臣乎此天意也當誅者不以貴末滅何論兄弟親皇在外
 者天災外皇在內者天災內以天災驗燔盛皇當重燔簡皇
 當輕又以火勢定處分之衡○四承天意之道也一語結
 林西仲曰江都此對後而淮南謀反上思其言與夏侯勝
 以洪範傳諫昌邑俱以經術取重但說理文最難得如此
 高脫且起落安頓穿插結構埋伏照應無法不備真一代
 大儒傑作世人只知賢良策此等絕不寓目殊可笑也

上武帝書

東方朔

臣朔少失父母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

長養兄嫂

自叙年十二學書

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

學書學字也文史足用言學

文史之用擊劍猶項羽學書之後又學劍也學書者可以資

詩書學劍起下學兵法舊註擊劍作戲術但問戲術說他

何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

學文事十九學孫吳兵法

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

學武事凡臣朔固

已誦四十四萬言

再總一

又常服子路之言

無因插此一

其意緣此書自首至尾無一句非高自稱譽者恐不足以
 取信若自明吾說之不虛前後何處安着故趁誦學之後
 忙插此語以為承上起下過脉蓋子路言出必臣朔年二
 踐服之者其言亦必不負也舊註紛紛可笑

十二^{上書}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容貌}勇若孟
 賁捷若慶忌^{材力}廉若鮑叔信若尾生^{魯人與女子期于}
 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夫抱梁柱而死^{有方}若此可以
 正賢良之德^{上段述其所學此段述其本質}為天子大臣矣^{不當受不次之位明白自薦絕}臣朔昧死再
 拜以聞

按漢書武帝徵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
 位上書言得失自衛鬻者以千數此書絕不言得失止
 自衛鬻以為方正賢良文學材力無所不備蓋不如此
 不能棟動好大喜功之主也^{然非胸中實有過人處亦}

真西山衍義三十四盤游之戒收之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相如從上至長楊獵^{長楊宮也}是時天子^{武帝}方好自擊熊羆也

逐^{同野}整獸相如因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物字}

俱在^內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奉武王力士}

間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賁育^{賁育古之勇士}臣之愚

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已上言猛獸中}今陛下好陵

阻險射猛獸^{提出所}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獸見}

其地不能自存^{猝死出闕}犯屬車之清塵^{屬車從車言犯}

舊註謂思慮不存大誤^{犯至}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方不

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不及不暇不得用俱從卒然二字生出枯木朽株阻險中塞道
 之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軾車後橫
 軾有如寇敵喻禍之至近也此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
 段言不宜自射猛獸於阻險之地
 子之所宜近也轉出天子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
 猶時有銜鑾之變銜馬勒銜鑾車鉤心也銜鑾之變言馬
 而况涉乎蓬蒿騁乎丘墳騁馳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
 存變之意利銜食也變其為禍也不難矣此段言陵阻險
 不免即銜鑾之變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
 於禍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萬有一危根上萬蓋明者遠

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
 人之所忽者也言天下事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謂身可愛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一喻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恐陛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此全為陵阻險射猛獸而發說得悚然可畏絕不提出
 從獸荒禽廢事失德腐語對英主言自當如此西仲

郁郁齋

炎燭救金匱事大

此全為劉則劍根益補而發諸事則然皆其絲不其出

然則堂中此言雖小何以劍大與贈王鳳望下留意幸遇

人之遇恩者此大壯收出姑賦詩曰東望下金坐不垂堂

具於未萌而賦詩賦詩然無非固多此以慰謝而發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武德之茂湛恩汪濊

之茂文德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思威所被於是乃命使西征隨

流而攘也風之所被罔不披靡皆服也因朝冉來

君從驪音。龍民服其定笮音。昨國安其存邛恤其略斯地榆巡其舉苞蒲振其

西南夷六種者結軌還轅東鄉將報將以其事至於蜀都耆老大夫

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點出蜀父老辭畢進

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治之以今

三都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于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

不贍

史記唐蒙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

今又接以西南夷百姓力屈盡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

也竊為左右患之義此言通西南夷之非且夫邛笮西僂

之人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向不仁者不以德來

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前代之不使屬者今割齊民

以附彛狄獎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齊民土卒

也所恃百姓之財力也以理不可解故請其說已上設蜀使者之難也使者曰烏謂此乎後駁

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巴蜀古亦不通中國難蜀即以巴

蜀為詞妙僕尚惡聞若說無論天子及大臣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

觀也常人看不余之行急急報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

相陳其略已上難父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

曰非常之元始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虛寫大意

意謂非常之人所為非常事功不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

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祇之乃堙洪原塞決江

疏河通灑沉澹災東歸之于海而天下永寧師古曰灑分也

深水而安當斯之勤豈惟民哉不但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

躬儼駢胝無胈胈讀作腴駢脅也胝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

古文 卷之八五六 難蜀二 邪邪齊

無窮聲稱浹乎于茲

已上引禹治水為非常之

且夫賢君之

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蹻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

哉委瑣曲小也握蹻局促也循誦習傳循所習誦所傳也

必將崇論宏議

不拘文而

創

業垂統

不牽俗而循所習

為萬世規

不為當世取悅

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

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

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恥之

已上言賢君本非常之人必措意于非常之事功

今封

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

漢之內治既成

而夔狄殊

俗之國逾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

猶微內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

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纍號泣內鄉而

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澤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

何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盤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

人烏能已

漢之外國政教所不及者多致失所怨而思慕願為臣妾必不忍置之度外

故北出師

以討強胡

使衛青伐匈奴

南馳使以誚勁越

王恢擊閼越楊僕擊南越

四面風德

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

南北諸外國皆服矣

故乃關

津若

略定西奚開益

徼狎柯

南至狎柯為徼

鏤靈山

鏤刻鑿也

梁孫

梁橋也孫原孫水之

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

政教加矣將博

原皆所以通耶都者

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智爽闇昧得耀乎光明音爽
 也。流風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音是
 不微矣。福亦康乎一時用兵正為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
 區哀世之凌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
 惡可以已哉總數語明勞民必不可已以且夫王者未有不
 始于憂勤而終于佚樂者也起下又推開又轉入連筆之妙
 思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受命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
 父之事梁父泰山下小山鳴和鸞揚樂頌為樂稱功德上咸五下登
 三師古曰咸皆也言功德與五帝皆盛而登于三王之觀者
 上也。又極言非常之功難他前段不能平業等語

未觀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
 澤悲夫焦朋鳥名羅者張羅之人也鳥已高飛而猶下視於
 是諸大夫浩然喪其所懷來心于失厥所以進出於喟然並
 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
 願從使者之命而行敝罔靡徙敝罔失志貌遷延而辭避久而
 林西仲曰按史記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
 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以
 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
 姓知天子之意似非既通之後所作也然篇首叙事言朝

冉從驪東鄉將報等語。中段言關沫若微祥柯等語。又似
既略定西遷還至蜀都而作矣。不然方便之時何以知將
來必有是事乎。但既通之後往來勞費正未有已。而蜀當
其衝。故父老始以卒業為憂。終以身先為請。未必非為善
後之計也。是文謂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則可若
謂以風天子其事已成。不便中絕。且詞中勸百諷一。又不
如其已矣。總長卿以詞賦得幸。多迎合上意。如上好遊獵
則為上林賦。上好神仙則為大人賦。至死猶言封禪遺札
以奏。則此篇未必非迎合。但取其文何必深辨耶。

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為然。徒虛語耳。忠信二字
領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軻待客丹
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衛先生代白起請
惑於應。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悲古今臣
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
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點出自已昔
王人獻寶。楚王刑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忠信不是以箕子
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知幾不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

鄒陽

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所以為臣聞
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理之所無事之所
之故又添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已上言已以忠信下欲殺
此四句願大王熟察其心勿置之死作
三折而下語有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已
成一大段語有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已
新至梁故引是語知不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
知三言又是此段綱領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
事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齊臣王
齊臣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齊臣王
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隱隱喻已
知梁王而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獨為燕
慕其義也。守信白圭戰

亡六城為魏取中山

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逃入魏為拔中山

何則誠有以相知

也。以與燕魏之主相知故薄彼而厚此隱隱喻

蘇秦相燕人

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

怒謗者而賜

白圭顯於

中山

以拔中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

反贈白圭以奇

珍。以與蘇秦白圭相知故因謗而益厚隱

何則兩主二臣

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總收相知之意○已上言古

以新主之知而入新國既入新國必圖報効其主雖聞有謗

之者遇之益厚方善得相知之深作二折而下成一大段

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恐奪

昔司馬

喜臚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

被嫉妬者

未嘗無用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書捐明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所以有不能附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殷末徐衍負石入海周未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正人寧死不肯私交以取其君之寵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信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明主用人亦不借私兩惡字言嫉妬乃人情之常有才之士多不免於嫉妬以其不肯由私交進身也明主知之亦不以私交用人隱隱喻已不苟附羊勝公孫詭之意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作二折而下成一大段

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此偏聽獨

任之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

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

世此公聽竝觀之效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

骨肉為讐敵朱象管蔡是矣臣與主之意契合與否原不論親疏遠近今人主誠

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三王易為也已

言用人不可偏聽獨任當公聽竝觀論其與我意氣投合不在親疏遠近作三折而下成一大段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嘗之賢燕子之齊田恒皆最親近而能害主封比

干之後修孕婦之慕皆與武王疏遠無涉者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

善無厭也有善必為不拘形迹夫晉文親其讐彊伯諸侯齊桓用

其仇而一匡天下仲管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

借也實心待人非出假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

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始用而終

害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士所以不樂為人用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欲善無厭披心

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不以虛辭借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愛

也用人則則築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

之權假聖王之資乎勢非踞而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

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士無不樂為之用矣○已上言所以能

作三折而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入於道眾莫

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

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容加故無因而至前雖出

隨珠和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容則枯木朽株樹功而

不忘物之貴賤在所不論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

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

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是

卷之八 六二 陶鈞 錄中 耶耶齋

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士之見用不見用全在人主左右之口。古今同。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病。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陶家名轉者為鈞聖王用人猶陶人轉鈞自運而已。故秦皇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信左右。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不拘於左右。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而王。鳥集猶言鳥合非舊人也。何則以其能越變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單承用鳥集外。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穿帷廡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已上言士之進退盡由左右非聖王用人之道隱隱喻梁王用人不當聽信羊勝公孫詭之言作三折而

下成一大段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正人必不肯有絲毫苟合。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欲士附左右進身言士各有真品必使附左右而進寧老死而不肯隱隱喻梁王不當使已親媚羊勝公孫詭以求容自為一段林西仲曰按漢書鄒陽始事吳王濞因諫濞邪謀不納遂去之梁從梁孝王游孝王客羊勝公孫詭欲使王求為漢嗣陽爭以為不可勝詭讒之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故上

此書細玩其大意。初段謂以忠信蒙冤。求其察釋。次段謂不用於吳。慕義而來。不當以新進而聽毀。三段謂嫉妬人情之常。其於才士尤甚。用人者不當以是為惑。四段謂偏聽獨任則失。公聽並觀則得。但求其意氣之投合者。五段謂人主有欲善之心。出於至誠。終始無二。士未有不為之用者。六段謂士之進退。多出左右者。非七段謂欲士由左右而進。士必不肯。每段中又作數折。而下總言已必不能與勝詭阿合。而勝詭之譏。必不可聽也。雖用古過多。不免傷氣議論過多。不免傷格。然啣接處却成一片妙文。

上諫吳王書

淵

枚乘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

上全字所以自全之道下文積德累行是得全義義皆理

是失全下全字猶言皆也。二句是一篇之綱。

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

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

合天德

下不傷百姓之心者。

順人

有王術也。

此言得全全昌者下文將失全全亡逐段譬之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

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

心。於臣乘言。

君臣不義與父子天性同不得不諫加意念鑒其重則其寬其謀也夫以一縷之

任。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其愚之人。

猶知哀其將絕也。喻以吳叛漢。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

重鎮之。喻漢方疑且討而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

以復出。喻吳受討後。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

舉必脫。喻今日乃存亡之交。能聽直言。百事必脫去其舊。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

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安危難易之分。今欲

極天命之壽。做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敝盡究。不出反掌之

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

所以大惑也。舍安易而就危難。人所不解。人性有畏其景而

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

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瘡。一

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

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有迹必露。萬不可掩。養由基

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

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

持久也。已上喻已見微知著。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

其胎。禍何自來哉。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榦。水非石之

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榦井欄木。已上喻禍福有

之故。如招亡命。鑄錢煮鹽。稱病不朝。皆禍胎。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

之至文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徑直捷○喻當把夫十圍

之木於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

形也申上文絕○磨礪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

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彙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福基如種樹奇養

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禍胎如磨礪底厲○申上文

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材西仲曰吳謀甚秘此時欲諫一字著迹不得初以道理

虛起再言反事必不可為中言反謀未有不露末言轉禍

為福在於早改前非層層托之譬語使吳王意會高絕

聞樂對

中山靖王

臣聞悲者不可為古果○字哀欲思者不可為歎息聞聲則助哀故故高漸離

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羽聲變徵雍門子壹微

吟音鳥孟嘗君為之於邑以其言死後悲涼而出涕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

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本有悲憂因聲感觸而發○夫眾

响漂山嘔吐沫也聚驥成雷朋黨執虎猛者十夫可擒是以

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阻於陳蔡此乃然庶之成風增積之生

害也古聖人亦皆為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離京遠而黨少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美金因謗而燒叢輕折軸羽翮飛肉輕

古文所義

以多載而車傷禽鳥以多羽而身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紛然驚聞諸侯王犯法罔懼禍將及已

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音宵露膏見喻君然雲蒸

列布杳冥晝昏塵埃音端掩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喻

能音能今臣雍闕不得聞勢阻不能自明讒言之徒蠡生以其衆道途路

遠曾莫為臣聞又無代臣竊自悲也所以心結日久已上

被罪恐孤遠之身禍及臣聞社稷不灌恐及屋鼠不熏及鼠無以自白不得不悲

何則所託者缺也臣雖薄也得蒙音附附薄猶疎也肺作肺削

焉言與花本同氣也臣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於戚屬為帝兄謂親且

重矣今羣臣非有音葭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白皮至薄者也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音為為猶助也衆口積毀絕使太宗室音使

戶退骨肉冰釋音銷銷散也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非

而施日橫分割其心也言至親至重之中即有詩云我心憂

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惟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

謂也引小弁詩以自明憂禍之極已上言羣

林西仲曰武帝初即位大興懲音臣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寬

鼂錯建元三年中山王勝與代王登長沙王發濟川王明

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之以此為對先把聞樂

而泣之情提明隨言所泣之事在羣臣讒言孔多變亂黑

白雖朝廷明並日月無奈其有以蔽之必不能察每見諸藩削奪不無狐兔之悲因念及已隔遠孤立將來禍至無以自明且無有人代明之者所以心結日久也若論國家親疎輕重之等宗室骨肉原非羣臣敢望在羣臣亦當知所顧忌今乃如此追恩絕之後卽至親莫如子亦有如伯奇之孝不免出亡至重莫如叔父亦有如比干之忠不免剖心者他可知矣篇中大意如此而段段引喻哀慘動人

白麟奇木對

終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

因通

篇皆稱武帝功德諸首以詩樂引起方正大有來歷

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

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

閩越伐南越帝

遣王恢伐之未入境而閩有篡逆之禍南越遣子入侍澤南洽

北胡隨畜薦居

薦屢易其處逐水草

遷徙也

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

兼轄也

大將軍秉鉞單于犇

幕衛

驃騎抗旌昆邪右衽

霍去病威北暢

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

總一句已上稱功德遠及域外

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

俟賢縣賞待

功能者進而保祿罷者退而勞力

勞力退耕也六句俱就賞罰之公言刑於宇

內。刑。為。法。也。已。上。履。眾。美。而。不。足。不自懷。聖。明。而。不。專。
刑。功。德。遍。及。域。中。不自。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於。明。堂。辟。雍。靈。臺。三。宮。中。班。政。教。有。文。有。質。各。得。其。當。如。易。正。朔。改。封。禪。之。君。無。聞。焉。即。古。來。封。禪。之。君。未。制。度。表。章。六。經。之。類。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已。上。稱。功。德。可。傳。於。無。窮。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制定。如。制。禮。樂。休。徵。之。應。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海。不。揚。波。是。也。此。言。繼。體。之。君。有。功。德。者。必。能。致。祥。陛。下。盛。日。月。之。光。聖。垂。聖。思。於。勒。成。潤。色。祖。業。嘉。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燔。祭。天。瘞。祭。地。郊。宮。謂。泰。時。獻。及。后。上。也。指。幸。雍。祠。五。時。言。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塞。報。稱。也。明。者。神。之。靈。也。而。異。上。合。言。神。明。此。分。言。之。

獸。來。獲。宜。矣。既。有。功。德。又。敬。神。明。則。神。明。必。報。之。以。休。徵。此。感。應。之。理。所。必。然。者。已。上。言。白。麟。奇。木。所。以。見。獲。之。故。獨。言。異。獸。者。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以。有。情。動。物。為。重。也。取。以。燎。祭。也。羣。公。咸。曰。休。哉。贊。其。休。祥。今。郊。祀。未。見。于。神。祇。猶。未。致。祭。而。獲。獸。以。饋。充。祭。此。天。之。所。以。示。饗。敬。其。而。上。通。之。符。合。也。與。敬。事。之。意。相。感。此。宜。因。昭。時。令。日。吉。也。皆。言。獲。獸。可。覘。天。卷。宜。因。昭。時。令。日。吉。也。皆。改。正。吉。元。取。其。吉。慶。苴。白。茅。於。江。淮。苴。藉。也。所。以。縮。酒。發。嘉。號。於。營。丘。以。功。德。陳。于。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已。上。言。得。瑞。應。當。行。封。禪。蓋。六。鵠。退。飛。逆。也。當。進。反。退。為。逆。白。魚。登。舟。順。也。不。取。自。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亂。變。常。也。感。應。之。理。不。誣。今。野。獸。後。來。吉。凶。可。以。物。形。斷。之。

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此方帶說奇木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埃之耳。又當有外國來歸，不但南越昆邪而已。此所以爲同本無外之義也。已上又推其所應。

林西仲曰：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又奇木枝旁出，復合於上。此對以爲休徵之應，先分疏功德，次言當改元封禪以答天眷，傳之無窮，末以一角合枝之形推其有外國來歸之應。文中有起伏，有洗發，有照應，步驟井然。西漢妙篇也。愚按麟爲聖王之瑞，非登俎之物，故篇中只言異獸，而帝改元亦只名元狩，與得鼎不同，必非真麟耳。

言世務書

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土之崩則散，爲沙塵不可收拾。喻民之離叛，瓦之解則分爲塊。段不可合一，喻國之割據。造語創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無一可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竟能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不知其心，俗已亂而政不修，不救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爲倡亂之藉，是之謂土崩。不可收拾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已上解何謂瓦解。吳楚齊

趙之兵是也。漢景削七國而反者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

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有為逆之資然不

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竟不能此其故何也

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

衰。受恩日久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有以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民心固結

無應此之謂瓦解。既解又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已上釋

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

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強國能為亂天下雖

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

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臣民不能

待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一體軍

崩無上崩言體備勢也。已上合發天下之患在此不在彼古今無不一轍間者關東五穀數不

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食用不足重之以邊境之事。多事推數循

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國易動易動者土崩

之勢也。入時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萬事明於安危之機修

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首惡而危其要期使天下無

士崩之勢而已矣。安民故雖有疆國勁兵。淮南陛下逐走獸

射蜚鳥引游燕之圖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游獵

古文新義 卷之八十七 世二 不齊

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聲色無害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湯應上天下治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實然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不分心於游獵聲色則湯武之名不難倖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可為大治者此二體者立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鄰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扆攝立上崩不土崩以為法戒袂而揖王公諸侯來朝此陛下之所服也內外之強國動兵無不服者已上言漢能安民使無土崩之勢則天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下無不安不必以強國動兵為慮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游獵聲色可棄何為而不成湯武武何征

而不服乎哉。四獎王公可服。總取有力。

林西仲曰武帝雄才大略忽近而圖遠多從事於四獎而方內漸以虛耗且游獵聲色之好不能漸輟時強國如淮南膠東心懷怏怏此書乃其對症之藥也開口提出土崩瓦解二柱子分疏兩比隨歸重於土崩之勢交互再發兩比然後轉入時事指其有土崩之勢使其拏定安民兩字遷就做去亦不必求大治又將武帝有可為大治之資回護一番意謂民安之後四獎自服強國自順即大治之本矣其立言卑而易行無迂濶過高之病行文平實中饒有

竊一。諸。意。謂。列。室。之。分。四。幾。曰。祖。國。自。願。唱。大。帝。之。本。
 其。然。對。轉。入。報。軍。計。其。有。土。前。之。勢。其。筆。或。或。列。兩。字。
 又。彈。二。林。子。不。能。兩。出。劉。龍。重。伏。土。前。之。勢。交。互。再。發。兩。
 南。界。東。山。鄭。氏。與。北。界。以。其。樓。海。之。藥。山。開。口。對。出。土。前。
 大。內。祇。以。盡。拜。且。其。廟。之。後。不。能。兩。出。其。國。以。其。
 林。西。中。曰。元。帝。鄭。氏。大。細。悉。以。而。圖。盡。多。其。事。分。四。幾。而。
 而不。知。乎。特。同。是。土。分。而。別。

李陵

蘇武字
杜陵人

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立也榮問合聞也休美暢通
叙子卿歸漢立朝之榮

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

望風遠望也依依愁思也
叙已留外思慕之切

昔者不遺遠

遺棄也陵前與武書武有還答

慰誨勤勤

有踰骨

當戶遺
子字少

雖不敏能不慨然

用意之厚

自從初降

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

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韞

也幕帳也。居處異。

羶肉酪漿以充饑渴

癰羊臭醢乳漿。飲食異。

舉目言笑誰與爲歡

見之可悲胡地玄水邊

土慘裂

玄冰冰厚色玄也慘裂寒之甚也

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

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

音加胡人卷

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

邊聲即笳曲

晨坐聽之不

覺淚下

已上叙所

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悲如此我獨何心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

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

魚名川左傳取其鯨身負也國恩為世所悲

子歸受榮

首榮問我畱受辱

辱在下命也何如

休暢句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無校

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殺匈奴為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陵所以不得歸者實身出禮義之鄉而八無知之俗

先君之嗣

先君謂其父當更成戎狄之

又自悲矣

罪謂降虜不死罪小不蒙明察謂不察實而誅及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頸以見志

不難自殺以表昔顧國家於我已矣

絕恩已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懷臂忍辱

左右之人陵之見陵如此以為不八耳之歡來相勸勉異

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以為多此一死故不即死不

以富貴之樂其實反增許多悲愴耳嗟乎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重述戰敗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先帝謂武帝

降胡之事帝時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獨遇五將與陵相期不至陵而

遠國也哀萬里之糧師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天漢武帝年號言

外見其八疆胡之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

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奪旗追奔逐北

敗也師滅迹掃塵斬其梟帥殺敵之易如滅行跡使三軍

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

堪勝也言此時功大不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疆

可勝地叙初戰之功單于匈奴王號客主之形既不相如

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單于匈奴王號客主之形既不相如

陵為客何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

當敵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創傷也以少敵眾見傷

其創乘其痛爭為前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

于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力指虜胡馬奔走士卒

而且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兵盡

力戰

答蘇武三

七五

耶耶

而且力戰。叙連戰之功。皆極言其極難。為力處能為力。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血淚也。極言苦戰一段精誠。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恐漢有伏兵。而賊臣教之。陵軍校官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使精騎射之。即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只一句說敗降極破矣。單于大喜。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食。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引高帝正是自為處。而執事者云云。荷怨陵以不死。謂多言也。言皆責陵以不死。而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

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慷慨悲歌如。間變徵之聲。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王耳。陵前與書云。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狗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差。區區之心。竊慕此耳。范蠡越之賢臣。死也。吳敗越。越王句踐走於會稽。後七年用范蠡計。遂破吳。是復句踐之讎也。曹沫魯將。與齊三戰三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所侵地。桓公許之。是報魯國之差也。叙所以不死之心。欲暫屈以求合圖報也。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怨陵不死計未從而骨肉受刑。全被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致陵不能遂初心。以報誅。漢陷為負恩之人。無以報。

自白惟有對天搏膺而哭耳。○已上由戰而敗由敗而降層層細叙痛發上交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三句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武為漢臣何得不云如此其實薄也。○昔蕭樊囚繫蕭何為民請上林苑高祖怒下廷尉械繫之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於呂氏欲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執噲詣長韓彭蒯醢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呂后上曰徙蜀自遺患呂后上曰徙蜀自遺患鼂錯受戮鼂錯患諸侯不如誅之遂夷三族周勃免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遂誅錯周魏見辜周勃免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不敬論棄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

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也舉誰不為之痛心哉

文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馮敬之屬盡害之於是天子疏之不用後出為長沙王太傅梁孝王與周亞夫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後謝病免相以事下獄毆血而死○言漢臣有功者多不免於罪有才者多不能伸其志念及范蠡曹沫二人之遠舉成功無不抱痛者此漢之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將軍謂祖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青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迷惑失道大將軍因問失道狀廣遂引刀自剄自言先世有功不免於死以驗漢薄○引衛青事亦以詆漢執事之議已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

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武奉使人匈奴衛律勸武降武謂屈節辱命雖生何益
 而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名醫藥地為坎置煨火覆武其上踊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
 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
 上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
 強壯出及還武奉使既久此天下所
 希聞古今所未有也折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
 下之主乎二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
 皆謂封諸侯折
 之事三折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武自
 匈奴還賜錢二百萬今之一千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
 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也
 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郎

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言子卿以千古奇節受賜拜
 矣已上俱言漢待功臣之薄又加妨功害能之
 臣司馬遷執事議已者極口
 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也
 命歸
 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漢之義本不足以
 不復以不陵雖孤恩漢亦負德
 得歸為恨陵雖孤恩漢亦負德
 總收上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
 文起下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
 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陵誠能安於死而不孤恩漢
 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也
 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刀筆之吏
 願足下勿復望

陵名不成而歸國不如其死於此安能再受吏議願子卿勿再望陵歸漢也。又說及刀筆吏以不見漢之議已者為幸憤恨極矣。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承不幸謝故人勉事聖君指霍光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武在匈奴娶胡婦生子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望再寄書李陵頓首名通國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答之一以自白心事一以答漢負功文情感憤壯烈幾於動風雨而泣鬼神除少卿自己更無餘人可以代像蘇子瞻謂齊梁小兒為之未免大言欺人。

賜燕王旦璽書

昭帝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叙所以封宗室之意先日諸

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

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中指朱虛侯外指齊王襄皆以宗室

除他族異姓謀害者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擊菑除害耘耰海

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租起土也蓬葆

喻勞不遑櫛而髮亂也言高帝時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

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後世

子孫無功于國相繼為王其爵祿反尊厚於異姓賴今王骨

其有藩屏之益也言外見宗室守法可傳之無窮意今王骨

肉至親敵吾一體

帝親兄

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

指上官桀等

親

其所疎疎其所親有逆恃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

當何面目復奉齊音音勳見高祖之廟乎

辜負高祖建立子弟之意無顏再奉祭祀

林西仲曰按漢書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以不得

立故也此番與桀安輩通謀實欲篡位若論大法應亟加

誅而帝止降璽書責之雖屬賜死書中亦不斥其謀篡但

言其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有負高帝建立藩屏之心似

以桀安等為主燕王為從親親之道也然始以誅討諸呂

相形繼以封建厚薄較論知得書之媿甚於斧鉞矣

